

《广州文艺》：坚持探索“都市文学”之路

□黎 华

谈到广州的文学生态，就不能不提羊城惟一一本纯文学期刊——《广州文艺》。这份由广州市文联主办的文艺月刊前身是诞生于1972年的一份综合性的群众文艺刊物，叫做《工农兵文艺》，以发表演唱作品为主。1973年1月，《工农兵文艺》正式更名为《广州文艺》。它在保持一定分量的群众文艺演唱作品的基础上编发了相当篇幅的文学作品。

1978年，《广州文艺》逐步完成了由综合性群众文艺刊物向纯文学刊物的转变，从此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那时正值中国文坛从“文革”的消沉中苏醒，跨进新的文艺复兴时代。刊物大胆开展文艺争鸣，在文坛引起极大的反响。《广州文艺》也创下了月发行量高达38万份的历史纪录，并被誉为全国文学期刊的“四小名旦”之一。

改革开放后，《广州文艺》立足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岭南大地，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勇于创新，逐步形成了开放性、都市性、青年性等独特风格。所载作品因新鲜活泼、真实亲切而为人称道，不少佳作被多家报刊杂志连载，曾被评为“广东省优秀期刊”，并被评论家称为“南中国的文化彩虹、大时代的精神绿洲”。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因为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全国文学期刊大都陷入低谷，《广州文艺》也不例外。编辑部在失落中坚守，在困境中突围，为刊物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这几年来，《广州文艺》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不少的作品被多家报刊杂志选载，读者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包括港、澳、台），并通过北京国际书店向美、英、日等国家及东南亚地区发行。

“敢为天下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在经济上一直走在全国的前沿，而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秉性从《广州文艺》中也能窥得一二。《广州文艺》的编辑们解放思想，发表了许多在当时“违禁”的作品，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而后作为广州惟一的纯文学刊物，刊物以宣传改革开放为己任，形成了开放的办刊风格。与此同时，《广州文艺》提出了“写青年，青年写，青年读”的口号，从此一直坚持面向青年，深得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的欢迎。

在全国文学期刊中，《广州文艺》曾经闯出若干个“全国第一”，如第一个举起了“都市文学”的大旗、第一个倡导青春文学作品等等。刊物曾经以报告文学响誉全国，一曲《我和“阿诗玛”》的悲歌扣动了千万读者的心弦，一时间《广州文艺》在全国洛阳纸贵，直至二十多年后仍有读者从国外来函求购该文。

三十余年的耕耘收获了读者的关注和业内的认可。仅就去年而言，在刊物上发表的《我所向往的幸福生活》《长沙“水老倌”》《岁月的行板》《坐立不安》《深圳随笔》《也是学者》《三个清洁工》等不少作品就被国家级主流刊物转载，证实了刊物的实力。《广州文艺》在上世纪末还被被评为广东省“十全优秀刊物”之一。

依托岭南文化 打出“都市”牌

《广州文艺》自创刊后一直以“都市、青春、人文、原创”为办刊宗旨，锐意开拓，力推新人新作。三十多年来，《广州文艺》以广州独特的文化优势为依托，建造了以现代都市文学为主体的期刊风格，所刊载的作品素以新鲜活泼、真实亲切为人所称道。为进一步彰显《广州文艺》的办刊特色，为我国都市文学的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广州文艺杂志社亦组织了都市文学研讨会、“都市文学双年展”等多项文学研讨活动，打出一手漂亮的“都市”牌。

在去年与广州市文联共同举办的《广州文艺》都市文学研讨会上，数十位与会专家、学者对《广州文艺》多年来为广州乃至全国文学事业所付出的心血作出肯定。对于刊物多年来对都市文学的关注和独特理念，业内人士亦给予了很高评价。作家傅宁军谈到，《广州文艺》作为南方大都市的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学阵地，翻开并组织都市文学的研讨，提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翻开开头的纯文学刊物，在相当一部分作品中，喧闹都市还是悠远乡村的对立面。其实，当下城市与乡村的概念都在变化，城市聚集的不只是人气，而且承载着现代文明的传播、商品经济的枢纽，改革开放

的前沿、许多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奋斗。这给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面与生活面。《广州文艺》就意识到这点，以推广都市文学为己任，提供了许多不可替代的城市体验。

《文学报》主编陈敬耕认为，《广州文艺》召开都市文学研讨会，并发起“都市小说双年展”征文活动，可以说是抓准了文学发展的新的趋向和关注点。当下虽涌现出不少反映都市生活的作品，但尚缺乏真正深入到城市肌理、触摸现代城市灵魂的厚重之作。《广州文艺》及时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呼唤和催生都市文学的繁荣，表现出他们对当下生活的敏锐观察力，是引领文学新潮的明智之举。他同时指出，《广州文艺》需要根据刊物的新定位挖掘寻找那些对城市生活有深刻体察、同时又富有艺术创造才华的作者。

评论家汪政说，《广州文艺》倡导都市小说写作“地域不分南北，时间不论古今”，这两句话很有新意；说到都市或城市文学，我们一般都是以近现代城市的兴起作为叙述对象，而中国古代的好多市民小说是不是都可以从都市的角度去界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城市文学既是一个新界的概念，又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的概念。《广州文艺》双年展的策划已经展示了一种新的姿态，它是开放的、生长的、创新的，它在培育一个新的都市文学，相信这必将对中国都市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改版：坚持生命原色、文学本色、艺术真色

在充分调研和切实论证的基础上，《广州文艺》自2008年起对刊物进行了改版，新设“独家精选”、“前沿作家”、“小说看场”、“特别推荐”、“散文选家”、“文学圆桌”、“艺术长焦镜”、“新纪实”、“经典重读”、“跨文体阅读”、“新诗眼”等栏目，容量由每期80页增加到136页，改为书脊式装订，在封面设计和版式设计上亦有新的突破。据编辑部介绍，改版的目的是突出《广州文艺》的办刊特点。在改版座谈及文艺创作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特别肯定了《广州文艺》提倡的“三原色”——生命原色、文学本色、艺术真色。

面貌一新的《广州文艺》提出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办刊方针——“把这本刊物办得更纯粹些”，《花城》执行主编田瑛和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伊始对此印象深刻。他们说，现在的文学杂志要办得纯粹确实不容易。而如果能把“纯粹”坚持下去，真的可以打造一个一流的刊物。文学刊物说到底得靠作品、靠内容，在形式上花样再多、再新潮、再时尚，如果内容撑不住，还是不行的。他们由此鼓励《广州文艺》坚持本真的文学理念，提倡个人对生活的真切体验。

作家熊育群鼓励《广州文艺》坚持“走自己的路”。他说，广州是一个大城市，拥有特色鲜明的岭南文化，应该办出有特色的文学杂志。新版的刊物从文化气息上来看，跟原来完全不一样，这种版面跟流行刊物、时尚杂志的区别就是文化味比较浓。

“看了改版后的《广州文艺》，我的第一感觉是惊讶、惊喜，刊物改成这样子既出乎我的意料，又入我的心，看这样的刊物感觉很舒服。”作家温远辉如此说。他同时建议《广州文艺》“先走走看看”：“杂志的改版体现着这个时代编辑和作家对一本刊物的尊重。《广州文艺》从约稿到栏目的设置，跟去年的刊物相比有了很多新的想法，也有了新的面貌，能否走得成功，要看如何把栏目坚持下去。先走一段时间看看，只要受到了作家的欢迎，读者的欢迎，就大胆走下去。”

事实证明，改版后的刊物不仅得到业内人士的青睐，也逐渐得到了读者的肯定。据不完全统计，自改版以来，《广州文艺》所发表的作品，已有数十篇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读者》《作品与争鸣》《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文艺报》《文学报》等国内知名选刊和报纸选载或介绍，部分作品被收入了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的年度选本，是创刊以来选载率最高的时期。同时，刊物的订数也有了相当的增长，让业内人士感到十分欣慰。

培养作者队伍 挖掘文学新人

到目前为止，《广州文艺》已连续出版发行了近四百年。曾在《广州文艺》上发表过文章的，既有像陈残云、秦牧、吴有恒、金敬迈、张永枚、柯原这样的本土作家，也不乏



各个时期《广州文艺》封面选

像叶辛、张平、刘心武、李国文、张炜、方方、王梓夫、赵大年、赵丽宏、李佩甫、叶永烈、叶兆言、袁山山、肖复兴、苏童、叶延滨、杨少衡等全国知名作家的身影。有许多作品产生了令文学界瞩目的影响，如张宇的《脊梁》，赵大年的《青果黄花》，陈海燕的《黄海潮》，李佩甫的《车上没有座位》，叶兆言的《烛光舞会》，李忠效的《我在美国》等。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广州文艺》在向读者奉上一道道精神食粮的同时，也积极举办多种文学活动，坚持不懈地培养作者队伍，挖掘文学新人。为了挖掘和培养广州本地的文学新人，在广州市文联的支持下，刊物举办了《广州文艺》青年作家年会，邀请各大文学期刊的主编，部分外省市作家和广州（含番禺区）的青年作者参加。此外，《广州文艺》还走进校园，以论坛的形式让文学作品“走进”高校，并为大学生提供一次与编委、编辑面对交流的机会。

经过杂志社的精心挑选，《广州文艺》面向文学新人的增刊中已出现“80后”、“90后”的作品。这些年轻作者接触新事物很快，文字以反映现代生活时尚题材的居多，而且充满激情。由于他们的作品贴近《广州文艺》所主打的都市文学题材，杂志社对他们的创作状况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也对刊物的定位和发展前景表现出满满的信心。

记：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广东是一片重商轻文的土地。您认为这里的文学生态如何？作为广州惟一份纯文学期刊，《广州文艺》在广东文艺界的形象和作用是怎样的？

李：在大家的心中，广州是一个“商都”，这个观点并没有错。但由此判断广州重商轻文则并不客观。广州有两千多年的文化史，特别在近现代涌现出很多视野开阔的文人，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十分深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引领。而岭南文化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特质，需要大家以开放性的、多层次的、与时俱进的视角来看待。

当下的广东文学处于文化形态多样化的大格局中，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好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下的消费文化并不仅有文学，而是由文学、摄影、戏曲、曲艺、美术等多种文化样式共存的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文化需求也不断变化，以前爱看长篇小说的人也许现在转向看电视综艺节目，以前爱看电视的人也可能转向网络。这并不说明大家不再需要长篇小说和电视，而是意味着大众有了更多的个性化的文化选择。《广州文艺》在上世纪的鼎盛时期发行量达到三十多万份，后来一段时期也像全国其他文学期刊那样陷入了困境，这是因为文学已经走出了“一枝独秀”的时期，其他文化领域更加充分发展起来了。

纵观广东的社会文化领域，文学的影响力不是最强的。而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又要求具备多元的文化形态和高度的文化辐射力、凝聚力，这为广东文学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广州文艺》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积极正面的形象，自2008年改版以来，主打都市文学的定位更加清晰。去年邀请各方面专家学者研讨都市文学时，大家都支持我们做出大胆的尝试和探索。而主打都市文学作品，刊物所承受的压力肯定比从前更大，这也对这本刊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记：广东文艺界很重视市场的力量，您认为一本纯文学期刊应如何在市场背景下走得更远？

李：广东文艺界确实比较重视市场因素，这没错。但是不要把市场的概念庸俗化、简单化到“能卖多少”、“有多少企业投入”。有些文学刊物迎合企业宣传和商业运作，打上了商业的烙印，在短期内很快取得了经济效益。但我们办文学刊物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文学，为他们提供精神养分，满足他们对文学艺术的需求。文学期刊的市场还包含读者主体市场，只有更重视保持这个市场，刊物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们不能只用市场的价值规律来引导文学刊物，有时更要通过努力来引导文学阅读的市场。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大众对文化需求越来越大，文学刊物要引导他们选择健康的文化需求，争取凝聚更多的读者。

《广州文艺》是一本纯文学刊物，而纯文学和市场并不是对立的。让民众认识到文学、感受到文学的魅力，提升他们的艺术修养，这是纯文学期刊的使命。纯文学刊物要适应社会，而不是迎合社会、降低要求，反而要通过努力去引导和提升大众的文化品位。相信《广州文艺》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

记：《广州文艺》这些年的成长得益于广州市文联对刊物的指导与支持，能否请您谈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李：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广州市文联长期以来一直对《广州文艺》的发展方向和定位倍加关注，如推动刊物为提高质量、调整定位、改进服务而进行的改版，帮助杂志社引进业务人才和资源，广泛维系一批优秀作者；支持刊物“开门办刊”，以服务者的姿态走进社会，结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深入社会基层，为老百姓做文学作品赏析、阅读指导等交流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也鼓励刊物走出广州，参与珠三角文化一体化建设。此外，《广州文艺》也应当走向全国，树立打造一流刊物的信念，力争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引进来，打出去，让更多的读者感受到别具特色的岭南文化，以及广州不断发展的文化形态。

记：您认为一个好的文化品牌应具备哪些要素？

李：我认为，好的文化品牌应当在专业领域经得起历史的推敲，并在当下社会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对文化品牌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感染力都有很高的要求。

把文学刊物办得更纯粹些

□吴东峰

《广州文艺》在面临着文学边缘化的困境地中迎来了她的改版。在这之前，我曾问鲍十先生，我们改版的方向应该是什么？一向寡言少语的鲍十沉思良久，冒出了这样一句话：“希望她更纯粹些！”我深知，自从确定改版后，这位负责实际改版工作的前沿作家已经为此事苦苦思索了近一年。于是我们便酝酿出了“生命原色，文学本色，艺术真色”这“三原色”。这三点表述也许并不理性也不严谨，或者缺少更为缜密的思考，但它确实确实表达了我们全体同仁的一种感性指向和希望看到的新版《广州文艺》的样子。

《广州文艺》既然被定位为文学刊物，就不能脱离文学而办刊，尽管现在的文学已无昔日的辉煌。文学就是人学，是人类对生命的记忆，对各个层次各种群体的生命状态的记忆。丰富多彩的人类生存状态才演绎出丰富多彩的作品。人类关怀应该是文学关注的重要内容。我们的文学需要历史之真，社会之真，更需要人的生命之真，生存欲望和生存状态之真，心灵历程和精神追求之真。我们希望更多地发表艺术地再现人的生命原色、关怀人的真实生存状态的作品，而不是扭曲、异化、甚至无视生命原色的作品。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性往往会掩盖最真实的生命原色，而缺乏生命原色的记忆往往是失真的记忆，也是最容易失传的记忆。

人类对生命的记忆需要文学文本这一容器的装载而保存而流传。中国文学的本色，归根结底就是汉文字的传统，中国文字一经出现，就因它的象形特征而具有了欣赏性，而当文字组成文章后便构成了它的文学性。中国历史中的许多故事，中国文化里的许多精髓，都是通过文学文本来反映和诠释的。文学文本也是我们其他艺术门类的基础母本。正因为有了文学，有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小说和五四的新文化等等优秀的文本，我们的生存记忆才会得以代代相传。因此，我们殷切地期盼我们刊物所发表的文章，不是简单的历史

记录、信息传递、情感交流，而是具有优美的文学本色的生存记忆，以文纪事，以文传情，以文言志，以文载道。

上帝用艺术将人类带出了渺小和自卑的沼泽。人类生存状况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都必须给人以美的享受，艺术就是美的形式。优秀的文学文本就是艺术化了的人类记忆。现在我们的社会里到处都是艺术，艺术被奢侈到了极点也被滥用了极点。其实，艺术是一个非常神圣非常高雅的字眼，并不是把玩和作秀的东西，值得我们穷其一生为之努力。在西方，宗教曾经是艺术最坚实的载体；在中国，艺术最坚实的载体可能或者部分是文学。艺术不但是一种摆脱了物质和尘俗的表现形式，而且还是人生最高的精神享受境界。我们始终认为，最自然的艺术才是最纯粹的艺术，艺术的真色是最自然的色泽，真水无香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人类对生命的体验，无论是痛苦还是幸福；对生命的理解，无论是清晰还是朦胧，都将通过文学文本艺术化地长留于我们的记忆。如果没有文学艺术，我们将在蒙昧和野蛮中度过一生，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了精神享受的乐园，就缺了许多情调 and 品位。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把汉字写进了电脑，从而使中国的文字得以被最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接纳而不被现代世界所抛弃。汉文字是世界上既复杂也是最优美的文字。电脑技术的发展既边缘化了文学，同时也大众化了文学，它使我们的文学有了更为广大的作者与读者、更为广泛的传播手段和途径、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网络媒体有可能取代纸质媒体，但永远不可能取代由汉文字组成的文学文本。正基于此，尽管有人断言文学已经死了，而我们对文学则依然充满信心，对办好我们的刊物充满信心。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怎么做，能不能坚持这样做。

（作者系广州市文联原副主席，《广州文艺》原社长、主编）

“我们对《广州文艺》的未来充满信心”

——访《广州文艺》社长、主编方治齐

□本报记者 武翩翩

记：在全国文学期刊界，《广州文艺》曾经闯出若干个“全国第一”，如第一个举起了“都市文学”的大旗、第一个提倡青春文学等等，请您谈谈这些“敢为天下先”的经验带给刊物的启示。

方：《广州文艺》确实拥有广东人这种“弄潮儿”的特质。除了你所说的“第一”，这家刊物还是全国四五十家文学期刊中较早从综合性群众文艺刊物转型到文学期刊的。现今刊物又把定位进一步聚焦到都市文学，将外延扩展到全国。这样的定位需要勇气，而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文学要反映时代趋势，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下，作为广州这样一个大都市中的文学刊物，《广州文艺》应当力争成为全国文学期刊中的一流品牌，以及全国都市文学期刊中的一流品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就要有在立足本土基础上把握全国的眼光，向全国大刊看齐，向全国一流作家约稿。刊物最终要靠质量来支撑，我们将拿出最大的胸怀和勇气，决不保守，为广州文学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记：我注意到《广州文艺》这些年举办了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大都是针对文学新人和青年作者的。能否谈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和成效？

方：坦率地说，广州本土的文学新人队伍这些年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这与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也不匹配。既然发现了这个问题，就要勇于解决问题，杂志社为了挖掘文学新人和培养青年作者，做了很多具体工作。

《广州文艺》近年来开设旨在扶持和奖掖青年创作的栏目后，涌现出一批青年作者，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和支持，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杂志社的影响力。继前几年拓展学生专号之后，我们从去年开始每年推出两期增刊，挑选最具广州地方特色的本土作家力作，推出关注民众生活、富含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并通过推介、宣传广州各级基层单位的新人新作，进一步丰富刊物内容。实

践证明，出专号、专刊和增刊已成为《广州文艺》的新特色，也是开拓新的读者群的有效途径，今后要坚持下去。此外，杂志社这些年来通过组织采风、举办有针对性的学习班与笔会培养文学新人和青年作者，已经初见成效。

记：《广州文艺》在2008年改版，提倡生命原色、文学本色、艺术真色，取得了业内的认可和市场的良好反响。您认为从中可以总结出什么经验？今后会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尝试和探索？

方：《广州文艺》改版后，外观装帧变化很大，并开设了针对性更强的栏目，可以说体现了广东这片土地的开放风格。改版时我们刊物提过一个口号——“把刊物办得更纯粹一些”，如今我们还要坚持这样的宗旨，坚持纯文学和都市文学的定位。刊物今后的工作目标是成为展示广州文学创作成果的窗口、发掘培养广州本土文学新人的平台、满足公众对高雅文学需求的载体、开展文学品牌活动的舞台。我们将坚持高起点、高品位，拿出“为我所用”的气魄来，在全国范围内培养和储备作者队伍。

记：《广州文艺》前些年曾经提出“思想有多远，我们的文学就能走多远”，对刊物的未来表达出极大的信心。那么您认为在当下的消费时代，刊物如何平衡纯文学品质与大众审美趣味？

方：《广州文艺》在当下的时代面临很多机遇。首先，广州作为全国5个中心城市之一，社会经济发展走在前列；最近又要举办亚运会，城市地位进一步提升，对文化建设的需求也上了一个台阶。广州市委宣传部近日提出打造与广州经济实力和城市地位相匹配的高雅精美的文化名片，提高市民的精神文明素质，这就是在支持文学期刊的成长。另外，广州市委市政府也十分重视刊物的发展，特别是刊物改版以来给我们以很大的支持。我一直认为，广州文化的大发展“势在必行”，也是“事在可行”，刊物理应承担它的历史使命。

打造广州文化建设的一流品牌
——访广州市文联主席李锦源
□本报记者 武翩翩



广州市文联主席李锦源

本报记者 武翩翩